

大学排行榜赚钱的秘密

权威之争

排行榜数据常常打架

通过大学排行榜榜单来报考学校或评价一所高校办学质量的高低,已经成为当今人们在选择大学时的重要参考指标。不过,大学排行榜多了,同样容易让人眼花缭乱。

据了解,目前国际上各类大学排行榜机构不下十家,最著名的包括QS、U.S. News以及泰晤士高等教育等,国内最常被引用的则包括上海交大版本、武书连版本。上周,由原上海交大团队组成的另一个“最好大学”版排行榜出炉,像大多数大学排行榜一经出炉便引发口水仗一样,该排行榜同样引发吐槽,其中,在综合排名方面,一直备受争议的中国人民大学在该榜单中跌至26位;在192所大学排名座次中,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这些偏文科性质的高校统统无缘榜单。

对比其他排行榜会发现,数据打架是常有的事,这也是排行榜权威性遭受质疑的一大重要原因。与中国人民大学一样备受争议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它在“最好大学”版中国内综合排名第24位,在QS中排第8位,在U.S. News中排第10位,在上海交大版中排第9位,在武书连版中排第25位。

针对大学排行榜屡屡出现的数据打架一事,国际大学排名协会主席Jan

目前,国内外做大学排行榜的机构不下十家,知名的如QS、U.S. News以及上海交大等。1月3日,一份由原上海交大团队组成的“最好大学”版排行榜出炉,同样一经发布便引发一番吐槽,如中国人民大学仅排在26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文科类院校几乎无缘前200名。事实上,名大学排行榜数据打架已是家常便饭,看似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如何盈利同样是困扰这些机构的一大难题。

Sadlak解释称是因为大机构采取的指标以及权重不同,如教学指标、诺贝尔奖指标、学术指标等。不过,“最好大学”榜单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刘念才在面对质疑时倒显得十分淡定,他表示,此次排行榜中所有的数据均公开透明,禁得起检验。

盈利之感

免费的榜单如何赚钱

尽管各大学排行榜的制作机构大多是一年发布一次,不过这并不是一个轻松活。据QS总裁Nunzio Quacquarelli介绍, QS从1990年便开始参与大学排名,在过去的20多年来一直在修改各项权重,而且由于其调研对象十分庞杂,需要用到许多数据,调动许多资源,可以说是一个技术活。

由于大学排行榜本身是免费的,因此对于其制作机构来说,如何靠它来获取利益,又是制作者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排行榜的利益直接关联方是大学,据刘念才透露,他了解到有的学校会直接向排行榜制作机构“行贿”,以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排名。此前,有媒体曾质疑武书连版大学排行榜收受成都某高校汇款,并直接将其排名提升20多个名次,不过该榜单制作者之一、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蒋国华却予以否认,他表示那些认为花钱就能改大学排名的是无知表现,因为数据都是公开的,根本不是花几万元就能弄出来的。

刘念才则表达出在制作大学排行榜过程中盈利的困惑。他表示,他们的排行榜主要是上海交大的几个教授团队在制作,这些教授们都是通过业余时间以课题的形式来完成,以前还有课时经费,现在

由于外界争议,连经费也没有了,团队们拿的是学校的工资,用的是校方的办公场地,资料是公开的。“靠排名是赚不了钱的,我们也有生存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清楚应该怎么办。”刘念才表示。

他山之石

排名免费靠广告收费

收取客户(大学)费用这种模式走不通,又未探索出新的生财之道,国内大学排行榜制作机构们可谓是夹缝中求生存。不过,据业内人士介绍, QS这种排名本身不赚钱、靠广告盈利的模式,倒是给这些机构们指出了一条新的生存之道。

据了解, QS通过这几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实现了自负盈亏,因为他们具备了媒体属性,名气大了,网站浏览量大了,广告费就上来了,即使排名不赚钱也可以靠广告存活。Nunzio Quacquarelli则表示,2014年初的时候QS网站的访问量便达到3500万次,而且经过其他媒体的传播,影响人数超过1亿,另外,他们还与全球超过3500所大学合作。

励德爱思维尔集团数据库内容与分析主任M’hamed Aisati则认为,大学排行榜制作单位可以和一些数据公司进行合作,由于数据公司是第三方,能够保证排行榜的相对中立性。对于数据公司而言,可以把它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分享,并最终产生商业价值。

北京商报记者 李立勋

· 资讯 ·

教育部再批43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近日,教育部决定批准北京交通大学与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合作举办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教育项目等43个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经批准举办的项目,应严格按照相应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信息表的内容执行。

从公布的这批中外合作办学名单来看,本科项目有37个,硕士项目有5个,博士项目有1个。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河北、吉林、广东、湖北等20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数量最多的为吉林省,共有6个项目。北京地区有2个项目,分别为北京交通大学与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合作举办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教育项目,以及中央财经大学与荷兰蒂尔堡大学合作举办金融学博士学位教育项目。

随着近年来出国留学的持续火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随之升温,不过教育部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审批却呈现出政策收紧之势,例如去年下半年,教育部便停止了252个本科及以下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此次获批的43个项目亦为本科及以上。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上接D1版)

开闸前夜 教育企业借壳跑步上市

早在2012年下半年,华图教育便向证监会提出上市辅导备案,不过最终被否决,退至新三板。目前,华图教育正与主营业务为酒店服务的*ST新都(000033)洽谈重组,不过据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由于重组事宜遭遇纠纷,目前进展并不顺利。

另一家去年被启迪控股投资部分股权的巨人教育,也有可能通过借壳的方式实现曲线上市。巨人教育董事长尹雄此前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曾透露,启迪控股旗下包括紫光股份等上市公司,巨人教育或将借壳上市,而目前,巨人教育的部分品牌已经更名为“启迪巨人”。

短期内仍存IPO困难

“教育企业通过借壳来上市,与其说是曲线救国,不如说是被逼无奈。”有教育界人士曾如此感慨。不过,此后这种无奈或将被正式扫除,因为不久前国务院通过了部分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草案,明确了“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对于教育企业的A股上市路而言此消息无疑具有利好作用,不过它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大门洞开。首先,该法规并没有正式实施,相关细节以及配套方案仍待出炉;其次,教育企业相比其他行业很难标准化,以财务

审核为例,很多教育企业的财务是难以通过上市公司审核规范的;另外,教育企业也难以具备规模效应,几家规模较大的机构都选择在美股,绝大多数教育企业在体量上很难达到A股上市条件。

民生证券高级分析师孙洪湛认为,即使政策已现开放,短期内教育企业也很难出现扎堆上市现象,通过IPO独立上市更难,一方面,主板或创业板的上市流程、排队周期等仍然很繁琐;另一方面,符合上市标准的教育企业并不多。他同时认为,教育企业非常适合资产并购的方式来上市,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进入教育领域进行资源整合,对于一些体量较小的教育企业,建议考虑新三板。

安利获评外企公益排名榜首

2月4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发布《企业公益蓝皮书(2014)》(以下简称《蓝皮书》),在300家中外企业公益指数排行榜中,安利(中国)荣登外资企业排名第一,在总排名中位列第二,是唯一荣获“五星级企业”的外资企业;同时,安利公益基金会“春苗营养计划”获评“五星级公益项目”,并入围“十佳品牌公益项目”。

《蓝皮书》是中国社科院第一次发布研究企业公益状况的蓝皮书,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构建的公益综合评价模型,按企业公益发展

指数评出国有企业100强、民营企业100强、外资企业100强,并对其公益发展指数进行详细解读,剖析现阶段不同所有制企业开展公益活动的主要特征。此外,《蓝皮书》汇编了来自45家企业的50个品牌公益项目,涉及教育、扶贫、环境保护、弱势群体帮扶、社区发展等九个救灾领域。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钟宏武介绍,2014年中国企业公益整体发展等级为二星级,中国企业公益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从分行业来看,日化行业表现较好,金属行业、零售

业、医药生物行业表现相对较差。此外,公益发展指数越领先的企业越倾向于建立公益基金/基金会。在外资企业方面,外资企业公益发展指数、公益项目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高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300家企业中,获得五星级的仅有4家,另外3家是华润、中国移动和民生银行。

荣获《蓝皮书》“五星级公益项目”的“春苗营养计划”,是由安利公益基金会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于2011年共同发起,旨在改善贫困农村地区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的营养状况。“春苗营养计划”

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厨房公益项目,入选2011年度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目。截至2014年底,“春苗营养计划”共计建成3324个春苗厨房,覆盖全国20个省市区的200多个县,培训了3500名厨房管理员,整体受益儿童150万。

据了解,截至2014年8月,安利(中国)捐赠、赞助款项达7.1亿元,参与实施公益项目1.1万多项;安利(中国)多年来持续投入慈善公益事业,并创立以营销人员为主体的安利志愿者协会,积极推动志愿者服务,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10万小时。